

于谦
著

我想说的东西，跟钱关系不大。





于谦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玩儿 / 于谦著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3
ISBN 978-7-5404-8403-3

I . ①玩… II . ①于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7205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畅销 | 文学

WANR

玩儿

作 者：于 谦
出 版 人：曾赛丰
责 任 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：蔡明菲 邢越超
策 划 人：成 果
特 约 策划：董晓磊
特 约 编辑：尹 晶
特 约 营销：殷 浩
营 销 编辑：霍 静 李 群 张锦涵 姚长杰
封 面 设计：黄 海
设 计 支持：潘雪琴
版 式 设计：张丽娜
作家 经纪：新果文化
出版 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网 址：www.hnwy.net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：200 千字
印 张：10
版 次：2018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8403-3
定 价：49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目 录

再版自序 千谦 1

序 他活得比我值！ 郭德纲 3

猫 王 1

鸟 鸣 37

38 鸟儿还是待在树上好看

41 玩意儿终须落声嗨

45 吃喝玩儿乐小分队

52 差点儿被“团长”玩儿了

57 深山里的自在时光

63 出来玩儿就是心情决定一切

68 玩儿让我远离寂寞，忘掉不顺

鸽 语

77

-
- 78 老北京人的面子是金不换的
85 “过死”还是“过活”

鱼 趣

91

-
- 92 我的童年才是真正的童年
96 有困难要上，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

鹰 翔

107

-
- 108 只想当个把式伙计
113 架鹰的人得有范儿
119 玩儿的就是一个心气儿
124 教鹰就得出尽狠招
128 人教鹰，鹰也教人
136 与尔同销万古愁
141 见了兔子也不能撒鹰
149 爷和孙子的两重境界
157 养君千日，终须一别

人 物 儿

161

-
- 162 玩儿不起的日子里

- 165 原来我根本还不会玩儿
171 玩儿这个事儿水也挺深
180 兴趣爱好已成痴
185 玩儿的回忆里也有悲伤

狗 吠 —— 207

- 208 喜欢和爱是两码事
214 通灵之犬

马 嘶 —— 225

- 226 这些爱好不丢人
230 马倌难当
240 动物园实在太闹心
246 动物搬家，元气大伤
250 要把“敌人”放进来
255 把一切看简单点儿
259 新疆买马记
271 赶马上架
286 两次坠马阴影
298 越玩儿摊子越大

后 记 —— 307

我就这么点儿梦想：玩儿 308

猫

王

我从小喜欢动物大家都知道。进了学员班，这个爱好受到了空前的限制。住校学习，不会有这个条件让你养宠物，老师也不会让。三年毕业一回家，这个爱好又恢复了。那时，家里养了一只黄雀儿，一只猫。那时候养猫不像现在，讲究什么名贵血统，珍奇稀有。各家各户养的都是普通的家猫，有点儿讲究的也不过是什么狸花、三色、绣球、踏雪之类。我这猫我就挺喜欢，纯黑色，短毛，一根杂毛都没有。两只黄眼睛格外引人瞩目，虽然品种不名贵，但在当时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的。这只猫的出现，让我心里又产生了一个小九九……现在家里有只纯黑色的猫，如果我能再找一只纯白色的来，两只一起，黑白双煞，这多好呀！什么东西都得玩儿得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吗！

说来也巧，天遂人愿。有了这想法没多久，有一天，张程凤老师给我打电话。

这话是 1985 年，那时候甭说手机，家里都没有电话。不管多急的事儿，想打电话得走上十多分钟去胡同口小铺儿里用公用电话打。来电话也是，小铺儿老板可以帮你传，但对方得告诉人家我找

哪门哪家的小谁，我叫谁谁谁，麻烦您告诉他：我想他了！——当然，这点儿小事儿就别装孙子了！见面再说吧哈！说的是这个意思，事情要简单就给你传个话，事情要复杂就叫你去接电话或回电话，反正电话两边得有一个人等着。所以那时候没有什么正经事儿不打电话。

咱还是说正事儿吧！那天传电话的来了，告诉我：“于谦，去接电话去，说是你老师！”我跑着到了小铺儿，电话没挂。拿起一听是张程凤老师，寒暄几句之后张老师说：“于谦，我知道你喜欢小动物，我这儿有只猫你要不要？朋友送给我的，我养了一段时间，但现在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养了，你要你抱走吧！”

因为之前我脑子里早有这个想法，听恁这么一说，我当时就问：“什么猫呀？”

“一只白猫，给我猫那朋友说是波斯猫，但我看着不像。波斯猫的眼睛不是应该一蓝一黄吗？这猫两只眼睛都是黄的，而且短毛。但是可好了，又聪明又机灵！我养了半年多，跟我可亲了！现在八个月，什么都明白……”

张老师还在电话那头叨唠着这猫怎么怎么好，而我没等恁说完就已插话道：“张老师，这猫我要了，您别给别人了，明天下午我就去取！”

挂了电话我就想，这就是天意，这就是福气，这就叫应该应分，这就叫该着扛着。想吃冰就下雹子，想什么来什么呀！而且来

得那么及时，那么合适，那么如我所愿，那么恰到好处！您想，一只纯黑，短毛，黄眼睛，一只纯白，短毛，黄眼睛，这不就是天造地设的黑白双煞吗？幸亏不是波斯猫，我要那玩意儿干吗呀？一蓝眼一黄眼？黑白双煞这白煞得了玻璃花儿了？这也不像话呀！真这样我还不要了呢……我越想越满意，越想越高兴，赶紧给我们学员班的班长，也是和我最好的廉哥打电话，约他明天下午到我家，和我一起去张老师家取猫。

没想到我的这个决定，引出了一段我养猫历史上最为难忘最为传奇的经历。

第二天午饭后，廉哥到我家了。聊了会儿天，哥儿俩直奔张老师家去了。现在养宠物都讲究，往返运输都是宠物箱，既省事儿又省心。那时哪儿有这么好的条件呀？谁给只猫呀狗的，不管多远，都是抱着回家！所以我俩也是什么都没带，空手就去了。

张老师住在虎坊桥一带的一栋老式筒子楼里。敲开房门一见是我们俩，老太太特别高兴。一是很久不见，二是第一次到家中做客，老师沏茶倒水，前后张罗，倒让我们这俩当学生的有些坐立不安。好不容易踏实下来，聊了一些嘘寒问暖的家常话后，话题转到了猫身上。说话，老师打开里间屋的屋门，从里面放出一只小白猫。

小猫出屋一见有生人，不等主人过去抱，马上钻进了沙发底下躲了起来。张老师乐了，说：“看看，就是认生！没关系，你们坐，喝水，咱们聊咱们的，它一会儿就好了！”果不其然，我们又

聊了有十多分钟，它小心翼翼地从沙发底下钻了出来，一露头就被张老师抢着抱在怀里，一边捋着毛一边用疼爱的语气介绍着这个小宠物。“看！就是它，漂亮吧？我们长得可精神了！是只小公猫，还差四个月就一岁了，你看看在沙发底下沾这一身土！怕什么呀？一会儿你还得跟他们走呢！你看它这小眼神儿，可聪明了，你说什么它都明白，眼睛里全是戏！……”这一套话也不知道是跟猫说的还是跟我们说的。喜爱动物的人大都这样，养个宠物当家里的一员，极端拟人化。交流也用人类语言，就跟它真能听明白似的。一会儿冲它说一会儿冲你聊，有时候弄乱了，闹得你都恨不得钻沙发底下蹲着去。

张老师一边说一边把小猫放在了地上，这时的小家伙也已经过了紧张劲儿，眼睛盯着主人，准备开始玩儿了。毕竟才八个月大，还是个小猫呢！张老师也明白它的意思，顺手拿起了沙发上的一个报纸卷儿开始逗它。这一逗，把我们哥儿俩都看傻了，对视一眼，哈哈大笑！老太太不明所以，抬头看看我们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你们哥儿俩乐什么呢？”我们一时收不住笑声，边乐边说：“张老师，这哪儿是它眼睛里都是戏呀？这是您眼睛里都是戏呀！您给我们上课时要早这么示范我们早就学会了。这绝对是手随眼走，眼到手到，手到猫到呀！您别说您是干什么的，您一逗猫别人就能猜出来！”张老师听了我们的话也笑了，说：“你们这俩臭小子，拿老师打镲是吧？这要上课的时候非罚你们俩耗一小时山膀不可！”边

说边又把猫抱了起来。

趁这时候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只猫，确实挺漂亮，全身雪白，虎头虎脑，两只黄眼睛特别有神。和我想要的一模一样！我心中暗道一声漂亮，内心早已喜欢上了。和老师开了个善意的小玩笑，趁着屋中欢声笑语之际，正是见好就收的撤退之时。我不失时机地和张老师说：“那您忙吧，我们走了。等有空我们再来看您！”张老师也顺着我的话说：“好吧，早点儿回去，别让家里人着急。”

“那这猫怎么拿呀？”这关键的时刻，倒霉的廉哥说话了：“没事儿，我抱着回去就行。”说完这话，廉哥走上前来伸出双手就要接猫。听说马上一抱就要走，张老师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毕竟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这样。只是临行前想和自己喜爱的、已经饲养了多日的小宠物做个简单的告别，于是她掉转猫身，让猫的脸冲向自己的脸，疼爱且略带伤感地说：“行了！跟人家走吧！到人家里听话啊，别在人屋里满世界拉尿啊！吃饭也有点儿样儿，别那么护食，听见了吗？去吧！”说完，把猫身转过来脸冲外，双手虚掐猫的前肢下面，伸手就要往廉哥手里递。

这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猫的状态变了！也不知是感觉到了要被我们抱离这个家，还是真听懂了张老师的话，反正是在老师把它转过身的同时，它挣扎了几下没有挣脱，便最大限度地伸长了两条后腿不动，两只眼睛出现惊慌之色。这一瞬间的反应也只有我观察到了，因为张老师此时看不到猫的正面，而廉哥正在边接猫边和张老

师道别，注意力根本没在猫身上。另外，就凭廉哥对宠物的了解程度，即使看到了，也不会发现什么异常。就在他接过猫准备将它抱在胸前时，小猫两只前爪一伸，尖尖的指甲钩住了他衬衫的前襟，两只后爪一个外蹬，钩住了他衬衫的下摆，瞬间挂在了廉哥的衣服上，想拿可拿不下来了。廉哥想往外拽，猫的四只爪子钩住衬衣拽不动，只得抱回怀里。这时张老师和我赶紧上前帮忙想把猫的爪子从衬衣上摘开，可哪儿想到猫的速度比我们快多了，并且它爪子上的指甲收放自如，想怎样就怎样呀。趁廉哥抱着它扯着衬衫的双手往回收的一刹那，它四爪紧抓几下想往上爬。廉哥怕它脱手跑掉，下意识地往怀里一搂，等把猫搂住不动时，小猫已经到了他的肩膀上。两只后腿蹬着他的前胸，两只前爪死死抓住他的后背，身体爬在他的肩膀上。这还是他紧紧抱住了猫的身体，不然早就从肩膀上跳到地下跑没影儿了。

就这一刹那，几个动作做下来，猫终于没跑了，但您可别认为我们占了上风，实际恰恰相反！您别忘了，这是夏天，人身上穿的只有一件衬衣，里边就是肉了！就这一套组合抓，当时廉哥的前胸后背就见了血了，虽不至于说血流如注，但这几条血道子可是很明显，血印当时就从衬衫上透了出来。

事情突变到现在，形成了一个凝固僵持的状态。猫被按住自认为跑不掉，又见趴在人肩膀上相对安全，也就暂时不动了。廉哥这边是想动不敢动。这几秒钟的工夫就被抓成这样，好不容易猫安静

下来了，再动？不是找倒霉吗？实际上刚才倒这霉也是自己找的。我和张老师急忙伸手想把猫从他肩膀上抱下来，廉哥赶忙拦住了我们：“别动！别动！您拿不下来，在我衬衫上抓着呢！你们一动，它再一折腾，我就成花瓜了！”

“那也不能就让它在这儿待着呀！这你们还怎么走呀？”

“就这么走，反正离家也不远，坐车就几站。张老师，您给我找根绳子，轻轻地拴在猫脖子上，它万一要跳下来别让它跑了。您再找件旧衣服，打开了搭在我肩膀上，连猫一起罩起来，省得它到外面害怕再闹。一会儿到家，不管它怎么下来，跳河一闭眼，就一下的事儿！咱别在您这儿耽误了！”好家伙，他把自己豁出去了！

那也只能如此了，现在动不了呀！张老师按照他的吩咐把绳拴上，另一头交到他手里。又拿了件厚衣服把猫罩好，我在旁边也插不上手，眼睁睁看着一切准备就绪，廉哥如大家闺秀般稳稳当当地走出了张老师的家门。怎么还那么稳当呀？他不敢不稳呀！万一惊了肩膀上那小祖宗，身上又得多几个血道子呀！

即使是这样，猫也没轻饶了他，自从张老师千叮咛万嘱咐百般不放心地把我们送出楼门，一直到我们俩抱着猫千辛万苦地迈进我家院儿门。这一路上廉哥像唐僧一样为取真经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，而我像如来佛一样明知道他为我办事，等他有难了偏偏就在他旁边看着不帮忙，我自己都觉得我挺孙子的！

可是话说回来，真插不上手呀！你说我把猫接过来我抱着，抱

过来之前就得先折腾一阵，这一折腾指不定廉哥身上又得加多少伤呢！得，凑合着吧！

可进了家门我为难了，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这个老问题——怎么让这猫从肩膀上下来。还是廉哥，大一岁是一岁，想问题就是全面。另外也可能是他这一路上净琢磨这事儿了，毕竟这罪在他身上受着，他比谁都急。进门之后他让我先把门关上，之后轻轻取下罩在肩膀和猫身上的衣服，让猫在见到新环境之后暂时稳定一下，同时让我解下拴在猫脖子上的绳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慢慢蹲在地上，将抱猫的双手轻轻地松开。小猫感觉到抓住自己的那双手不再用力了，同时也对周围的新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，缓了缓神儿，嗖的一下，跳下了廉哥的肩膀，眨眼间钻进了床底下。可就这一跳，廉哥身上又加了点儿伤！

这时的廉哥不像刚才那么稳重了，他火急火燎地站起身边脱衬衣边骂：“我靠，可下去了，疼死我了！”这时，家里的人都跑到这屋来想看看这猫什么样儿，进屋之后没看见猫，正看见廉哥这血染的风采，都吓了一跳，急忙围上前问情况，找药的找药，拿棉签的拿棉签。这时我才仔细地看了一下廉哥的前胸后背。真惨！长长短短的血道子前后各有十几二十条，规律是短的深，长的浅。另外还有很多出血点，不用问，这是猫指甲尖儿直接扎入肉中造成的，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心疼加埋怨地说：“你可真能忍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廉哥苦笑着说：“我说什么呀，又动不了，得了！早点儿到家比什么都强！”大伙儿一边治伤的同时，也把情况了解清楚了，全家人开始批判我：“就你幺蛾子多，非弄什么黑白双煞。你自己倒抱呀？看把你哥给挠的！”

“你怎么不想着拿个纸盒子呀？哪儿有这么抱着回来的呀！”

“你怎么不接过来换换呀？这一道上得受多大罪呀！”你一言他一语都奔我来了。我看也没有我解释的余地了，干脆别说了，听着吧！

大家说着说着，话题慢慢聊到了猫身上。姥姥问：“不是抱回来了吗？那猫呢？”廉哥赶紧站起来替我解围：“哦，刚进屋就钻床底下去了。姥姥，走咱吃饭去吧，我饿了。”

姥姥赶紧说：“对，也到点儿了，吃饭去吧，都做得了！”

几个姨和姨夫也都拥着廉哥奔东屋吃饭去了，边走边说：“对，甭管猫了，先吃饭。一会儿熟了它自己就出来了！”

嘿！后面的情况让您猜十次您也猜不出来：一会儿就出来了？这猫在床底下一待就是半年！

您要说这半年这猫没出来过？倒也不是。给它放的食和水每天早晨都见少，说明它夜里出来吃喝了。为它准备的大小便用的沙盆被我移到了床下，每天收拾时也能见到它排便。但是全家人真是半年多没在床外边见过它，我有时好奇，趴地上掀起床单往床底下看，总是能见它躲在紧靠里边的角落，两眼惊恐地看着我，嘴里发

出嘶嘶的声音，向我示威。我当时心想，反正猫在屋里，你还能老不出来？总有一天熟了就好了。

这一天真不好等，终于有一天我正在屋里看书，眼前白影一晃，床边露出了一个猫的脑袋，我心头一喜：半年多了，你终于忍不住了！仔细一看，我已经不敢认这只我亲手抱回来的……哦，说错了，是我亲眼看着廉哥亲手抱回来的白猫了。来的时候是只八个月大的未成年猫，各方面发育得都还没成熟。现在可不一样了，纯粹的大小伙子了！雄性特征极其明显。首先说这脑袋大得出奇，虎头虎脑，面部饱满，两腮鼓胀。一双黄眼炯炯有神，一副胡须钢针一般横嵌在它厚厚的上嘴唇两边。传说中猫逮耗子时，如果遇到孔洞缝隙，耗子钻进去了，猫会以自己的胡子为标准衡量洞口，胡子过去了，整个猫身就能钻进去。这猫，这胡子要过去了，估计连狗都能进去了！整个身子比来时长了一半，滚肥溜圆，浑身是肉。四爪粗壮，身高毛亮。一条尾巴长而有力地拖在身后，上面的白毛，根根直立，绝不倒伏。我是没见过猫王，想来也不过如此了。直到现在，我养过的、见过的所有猫，还真没有比它威武的呢！

这猫从床下一露头看到我以后瞬间动作凝固了一下，我也怕再把它吓回去在床底下再趴半年也是个事儿，所以我也没敢有别的动作，只是眼睛和它对视着。就这么僵持了几秒钟，它见没有什么危险，低头压身，眼睛依旧盯着我，半匍匐状态从床下走了出来。床旁边就是个酒柜，酒柜过去就是个三屉桌，桌子旁边有一个旧的小